

卷第一百一十八 報應十七（異類）

漢武帝 東方朔 毛寶 孔愉 宗叔林 桓邈 劉樞 蔡喜夫 劉沼 劉之亨 嚴泰 程靈銑 韋丹 熊慎 王行思 陳弘泰
漢武帝

昆明池，漢武帝鑿之，習水戰。中有靈沼神池，云：堯時洪水，停船此池，池通白鹿原，人釣魚於原，綸絕而去。魚夢於武帝，求去其鉤。明日，帝遊戲於池，見大魚銜索，曰：「豈非昨所夢乎？」取魚去鉤而放之，帝後得明珠。（出《三秦記》）

東方朔

漢武帝宴於未央，方啖黍糲，忽聞人語云：「老臣冒死自訴。」不見其形。尋覓良久，樑上見一老翁，長八九寸，面目頹皺，鬚髮皓白，拄杖僂步，篤老之極。帝問曰：「叟姓字何？居在何處？何所病苦？而來訴朕？」翁緣柱而下，放杖稽首，嘿而不言。因仰頭視屋。俯指帝腳，忽然不見。帝駭愕，不知何等，乃曰：「東方朔必識之。」於是召方朔以告，朔曰：「其名為藻，水木之精，夏巢幽林，冬潛深河，陛下頃日，頻興造宮室，新伐其居，故來訴耳。仰頭看屋，而復俯指陛下腳者，足也。願陛下宮室足於此。」帝感之，既而息役。幸瓠子河，聞水底有弦歌聲，前樑上翁及年少數人，絳衣素帶，纓佩甚鮮，皆長八九寸，有一人長尺餘，凌波而出，衣不沾濡，或有挾樂器者，帝方食，為之輟膳，命列坐於食案前。帝問曰：「聞水底奏樂，為是君耶？」老翁對曰：「老臣前昧死歸訴，幸蒙陛下天地之施，即息斧斤，得全其居，不勝歡喜。故私相慶樂耳。」帝曰：「可得奏樂否？」曰：「故齋樂來，安敢不奏。」其最長人便弦而歌，歌曰：「天地德兮垂至仁，愍幽魄兮停斧斤，保窟宅兮庇微身，願天子兮壽萬春。」歌聲小大，無異於人，清徹繞越梁棟。又二人鳴管撫節，調契聲諧。帝歡悅，舉觴並勸曰：「不德不足當雅贖。」老翁等並起拜受爵，各飲數升不醉，獻帝一紫螺殼，中有物，狀如牛脂。帝問曰：「朕暗無以識此物。」曰：「東方生知之耳。」帝曰：「可更以珍異見貽。」老翁顧命取洞穴之寶，一人受命，下沒淵底，倏忽還到，得一大珠，經數寸，明耀絕世，帝甚愛玩。翁等忽然而隱，帝問朔：「紫螺殼中何物？」朔曰：「是蛟龍髓，以傅面，令人好顏色。又女子在孕，產之必易。」會後宮產難者，試之，殊有神效。帝以脂塗面，便悅澤。又曰：「何以此珠名洞穴珠？」朔曰：「河底有一穴，深數百丈，中有赤蚌，蚌生珠，故以名焉。」帝既深歎此事，又服朔之奇識。（出《幽明錄》）

毛寶

晉咸康中，豫州刺史毛寶戍郟城。有一軍人，於武昌市買得一白龜，長四五寸，置甕中養之，漸大，放江中。後郟城遭石氏敗，赴江者莫不沉溺，所養人被甲入水中，覺如墮一石上。須臾視之。乃是先放白龜，既得至岸，回顧而去。（出《幽明錄》）

孔愉

孔愉嘗至吳興餘不亭，見人籠龜於路，愉買而放之。至水，反顧視愉。及封此亭侯而鑄印，龜首回屈，三鑄不正，有似昔龜之顧，靈德感應如此。愉悟，乃取而佩焉。（出《會稽先賢傳》）

宗叔林

晉陽守宗叔林，得十頭龜，付廚曰：「每日以二頭作贖。」其夜夢十丈夫，皂衣袴褶，扣頭求哀。明夜，復夢八人求命，方悟，乃放之。後夢八人來謝。（出《夢雋》）

桓邈

桓邈為汝南，郡人齎四烏鴨作禮。大兒夢四烏衣人請命，覺，忽見鴨將殺，遂救之，買肉以代。還夢四人來謝而去。（出《夢雋》）

劉樞

宋文帝元嘉三年春，彭城劉樞，字正一，自江陵歸鄂下，宿上明洲。時夜月微明，吟宴次，忽二人扣舟，高呼正一，云：「我自鄂下來，要見正一。」樞引首望之，於岸下見二人，各長五尺餘，容貌華飾皆白服，便出與語。乃語樞曰：「久欲奉謁，今會良時。」樞曰：「卿自鄂下來，有何相謁？」一人曰：「聞君儒者也，故修謁耳。」遂與同宴。夜闌，二人俱醉，於飲處便臥。樞甚異之，及左右，皆相目不敢言，乃以被覆之。及明尚寢，欲喚，因舉被，見二魚各長五六尺，眼雖動而甚困矣，不敢殺，乃昇致江中。是夕，樞夢二人衣白衣，各執一珠，放樞臥前，不語而去。及曉，枕前二珠各徑寸，乃是雙白魚也。（出《三吳記》）

蔡喜夫

宋景平中，東陽大水，永康蔡喜夫，避住南壟。夜有大鼠，浮水而來，伏喜夫奴床角，奴愍而不犯，每以飯與之。水勢既退，喜夫得返故居，鼠以前腳捧青囊，囊有三寸許珠，留置奴床前，啾啾狀如欲語也。（出《異苑》）

劉沼

秣陵令中山劉沼，梁天監三年，為建康監。與門生作食次，灶裡得一龜，長尺許，在灰中，了不以燔炙為弊，劉為設齋會，放之於婁湖，劉俄遷秣陵令。（出《續異記》）

劉之亨

梁劉之亨仕南郡，嘗夢二人姓李，詣之亨乞命，之亨不解其意。既明，有人遺生鯉兩頭，之亨曰：「必夢中所感。」乃放之。其夕夢二人謝恩云：「當令君延一算。」（出《渚宮舊事》）

嚴泰

陳宣帝時，揚州人嚴泰，江行逢漁舟。問之，云：「有龜五十頭。」泰用錢五千贖放之，（「放之」原作「之放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行數十步，漁舟乃覆。其夕，有烏衣五十人，扣泰門，謂其父母曰：「賢郎附錢五千，可領之，緡皆濡濕。」父母雖受錢，怪其無由。及泰歸問，乃說贖龜之異。因以其居為寺，裡人號曰嚴法寺。（出《獨異志》）

程靈銑

歙州歙縣黃墩湖，其湖有蟹，（蛟蟹之蟹也）。常為呂湖蟹所鬥，湖之近村有程靈銑者，卓越不羈，如鳥而善飛，夢三百年九

士，告之曰：「吾甚為呂湖蜃所厄，明日又來，君能助吾，必厚報。」靈銑遂問：「何以自別？」道人曰：「束白練者吾也。」既異之，明日與村人少年，鼓噪與湖邊，須臾，波濤湧激，聲若雷霆，見二牛相馳，其一甚困，而腹肚皆白。靈銑彎弓射之，正中後蜃，俄而水變為血，不知所之，其傷蜃遂歸呂湖，未到而斃，後人名其死處為蜃灘，呂湖亦從此漸漲塞，今才餘尋丈之廣。居歲餘，靈銑偶出，有一道人詣其母求食，食訖曰：「勞母設食，無以報之，今貧窶到此，當為求善墓地。使母隨行上山，以白石識其地。」曰：「葬此可以暴貴矣，尋而靈銑還。」母語之，靈銑馳求之，了無所見。遂遷葬於其所，後侯景作亂，率郡鄉萬餘眾，保據新安，遂隨陳武帝平賊，累有奇功，軍中謂之程虎。及陳武受梁禪，靈銑以佐命功臣，與周文昱、侯安都為三杰，如漢之蕭張焉，後官止丹陽尹，按靈銑宅湖東二里，宅南有楮樹，其大數十圍，樹有靈，今村人數有祈禱，其祝辭號為「千年樹」。其墓在湖西北黃牢山下，故檢校刑部郎中程皓，即其後也。（出《歙州圖經》）

韋丹

唐江西觀察史韋丹，年近四十，舉五經未得。嘗乘蹇驢，至洛陽中橋，見漁者得一鼃，長數尺，置於橋上，呼呻餘喘，須臾將死。群萃觀者，皆欲買而烹之，丹獨憫然，問其直幾何，漁曰：「得二千則鬻之。」是時天正寒，韋衫襖褲。無可當者，乃以所乘劣劣衛易之。既獲，遂放於水中，徒行而去。時有胡蘆先生，不知何所從來，行止迂怪，占事如神。後數日，韋因問命，胡蘆先生倒屣迎門，欣然謂韋曰：「翹望數日，何來晚也。」韋曰：「此來求謁。」先生曰：「我友人元長史。談君美不容口，誠托求識君子，便可偕行。」韋良久思量，知聞間無此官族，因曰：「先生誤，但為某決窮途。」胡蘆曰：「我焉知，君之福壽，非我所知。元公即吾師也，往當自詳之。」相與策杖至通利坊，靜曲幽巷，見一小門，胡蘆先生即扣之。食頃，而有應門者開門延入，數十步，復入一板門，又十餘步，乃見大門，制度宏麗，擬於公侯之家。復有丫鬟數人，皆及妹美，先出迎客，陳設鮮華，異香滿室。俄而有一老人，鬚眉皓然，身長七尺，褐裘韋帶，從二青衣而出。自稱曰：「元濬之。」向韋盡禮先拜。韋驚，急趨拜曰：「某貧賤小生，不意丈人過垂採錄，韋未喻。」老人曰：「老夫將死之命，為君所生，恩德如此，豈容酬報。仁者固不以此為心，然受恩者思欲殺身報效耳。」韋乃矍然，知其龜也，然終不顯言之，遂具珍羞，流連竟日，既暮，韋將辭歸，老人即於懷中出一通文字，授韋曰：「知君要問命，故輒於天曹，錄得一生官祿行止所在，聊以為報，凡有無，皆君之命也，所貴先知耳。」又謂胡蘆先生曰：「幸借吾五十千文，以充韋君改一乘，早決西行，是所願也。」韋再拜而去。明日，胡蘆先生載五十緡至逆旅中，賴以救濟。其文書具言：明年五月及第；又某年平判入登科，受咸陽尉；又明年登朝，作某官。如是曆官一十七政，皆有年月日。最後年遷江西觀察使，至御史大夫，到後三年，廳前皂莢樹花開，當有遷改北歸矣，其後遂無所言。韋常寶持之。自五經及第後，至江西觀察使。每授一官，日月無所差異。洪州使廳前，有皂莢樹一株，歲月頗久，其俗相傳，此樹有花，地主大憂。元和八年，韋在位，一旦樹忽生花，韋遂去官，至中路而卒，初韋遇元長史也，頗怪異之。後每過東路，即於舊居尋訪不獲。問於胡蘆先生，先生曰：「彼神龍也，處化無常，安可尋也？」韋曰：「若然者，安有中橋之患？」胡蘆曰：「逆難困厄，凡人之與聖人，神龍之於蛆蟻；皆一時不免也，又何得異焉？」（出《河東記》）

熊慎

唐豫章民有熊慎者，其父以販魚為業，嘗載魚宿於江汜。聞船內千百唵經佛聲，驚而察之，乃船中諸魚也。遂歎異而悉取放之，不復以漁為業。後鬻薪於石頭，窮苦至甚，嘗暮宿於江上。忽見沙中光燄高尺餘，就掘之，得黃金數斤。明日，齎詣都市貨之。市人云：「此所謂紫磨金也。」酬緡數十萬，熊氏由此殖產鉅富，子孫於今存焉。（出《報應錄》）

王行思

偽蜀渠陽鄰山，有富民王行思，嘗養一馬，甚愛之，芻粟喂飼，倍於他馬。一日因乘往本郡，遇夏潦暴漲，舟子先渡馬，回舟以迎王氏。至中流，風起船覆，其馬自岸奔入駭浪，接其主。蒼茫之間，遽免沉溺。（出《儆戒錄》）

陳弘泰

偽蜀廣都縣百姓陳弘泰者，家富於財。嘗有人假貸錢一萬，弘泰徵之甚急。人曰：「請無慮，吾先養蝦蟆萬餘頭，貨之，足以奉償。」泰聞之惻然，已其債，仍別與錢十千，令悉放蝦蟆於江中。經月餘，泰因夜歸，馬驚不進，前有物光明，視之，乃金蝦蟆也。（出《儆戒錄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